

THE BEST SELLERS OF THE WORLD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龙虎榜

褴褛时代

远方出版社

世界金榜畅销译林

褻褻时代

[美]道克特罗

张严亮 译



第一章

—

一九〇二年，在纽约州新罗歇尔市布罗德维尤大街山顶上，有一所父亲修的房屋。这是座结实的三层楼房，天窗开在棕色的房顶上，露在墙外的窗户条纹帆布蓬遮挡阳光，还有纱窗隔着的门廊。在本世纪初，六月里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全家高兴地搬进了新居。自那以后，一家人好像可以稳妥地过几年舒舒服服的日子了。父亲的收入大部分是靠做国旗、彩旗、花炮等表达爱国热情的产品积累起来的。这个世纪开始的时候对国家的热爱之情是非常可靠的。起先，老罗斯福当政。人们很喜欢在一起经常聚会，不是参加户外游行、露天的音乐会、炸鱼聚餐、政治性的野餐、社交性的远足，就是聚集在会议厅、杂耍剧场、歌剧院和舞厅里。好像不管怎样的娱乐活动都要有许多的人一起参加。定有大群人参加才行。火车、轮船和电车陆续地把人们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这就是时尚，那时的生活就是这样。那时，女人们要比现在健壮。她们打着白色的阳伞参观军舰。夏天每个人全穿白衣服。长圆型的网球拍拍显得特别沉重，十分笨重。使人头昏目眩的儿女私情多极了。没有黑人，没有移民。礼拜天午饭后父亲和母亲上了楼，把房门关上。在厅里的长沙发上外公已经睡着了。身着水手服的小男孩坐在门廊里，



驱赶苍蝇。山脚下，母亲的弟弟上了一辆街车，一直坐到了终点站。他是个孤独、内向的年轻人，时常被人认为没有自知之明。终点站的周围是一片长满泽草的荒凉的野地，空气咸湿。母亲的弟弟穿着一件白色的亚麻布衣服，头上顶着一顶硬质的草帽，留着淡黄色的胡髭。他卷起裤腿，光着脚在盐碱滩上走着，时常惊起一些海鸟。在美利坚的历史上，这正是温斯洛·霍默绘画的时候。东海岸还能见到落日的余辉。霍默记录下了这暮色。大海显得阴阴的，新英格兰沿岸的岩礁和浅滩都被涂上了一层冷色。过往船只没因地触了礁，勇敢的人们竭力地抢救；灯塔里、野梅丛中的那些小屋里，奇怪的事件儿时常发生。美国上下，偷情与死亡纠缠到一起。私奔的女子在一阵喜悦的颤栗中丧了命。有钱人家买通新闻记者将这种风流韵事掩盖起来。但报刊杂志的文字里还是能看出端倪。在纽约，各家报纸全都连篇累牍地报道知名建筑师斯坦福·怀特被某铁路兼焦炭大王的一个怪僻的后人哈里·凯·索开枪打死的信息。哈里·凯·索是伊芙琳·内斯比特的丈夫，可内斯比特却是出了名的美人儿，怀特都当过她的情夫。枪击事件刚刚就发生在第二十六街。这个街区就是怀特本人依据西班牙塞维利亚的风格建造的，房屋全是黄砖、赤陶土，非常豪华。正当歌舞剧《香槟小姐》在这条街的麦迪逊广场屋顶花园内进行首演式、艺术家们正在欢跳的时候，那位怪人在这样的盛夏之夜身穿黑色厚外衣，那顶硬草帽还在头上，突然拿出手枪冲那位名建筑师的脑袋开了三枪。屋顶上，人们放声尖叫了起来，伊芙琳昏倒了。伊芙琳十五岁的时候一度给一位著名的艺术家做模特儿。她只穿白色的内衣。丈夫经常用鞭子打她。有一回，她偶然遇到了革命家埃玛·戈德曼。她被戈德曼用心地指导了一下。显然，还是牵连到黑人和移民。虽然报纸上都说这次枪击事件是本世纪最大的一桩案子，但是戈德曼却十分清楚，那只不过是1906年，距本世纪还差九十四年呢！



母亲的弟弟爱上了伊芙琳·内斯比特。他一直在密切观察着与伊芙琳·内斯比特这个名字有关的丑闻，并且还常常揣测：她的情夫斯坦福·怀特死了，她的丈夫哈里·凯·索也坐了大牢，这样她就需要一个尽管身无分文却是风度非凡的中产阶级青年男子的关爱。他整日想着她，迫不及待地想和她上床。在他的房间里，墙上挂着一幅查尔斯·达纳·吉布森画的名为《永恒的问号》的画，是从报纸上裁下来的。画面上是伊芙琳的侧影，一头浓封的卷发，有一缕散开了，如同一个问号垂在额头上，恰好遮住了那低垂的眼睛，把眉毛遮住了。她的鼻子向上翘得恰到好处，嘴唇略略嚼起，细长的颈项像小鸟起飞时那般弯着。就是因为伊芙琳·内斯比特，一个男人惨死了，还破坏了另一个男人的一生。据此，母亲的弟弟得出结论：世界上除了她那双纤柔的手臂的拥抱之外，再也没有什么更要追求，更值得怀恋的了。

午后是蓝色的薄雾太气。弟弟的脚印被海潮吞没了。他弯腰捡起了一只臻于完美的贝壳，那贝壳的形状如同一枚顶针，粉色与摇滚色螺旋相间，是长岛海湾一带少见的品种。在薄雾蒙蒙的太阳底下，弟弟的脚踩结上了一层盐霜，他只是抬起头喝下了那贝壳里的几滴海水。海鸥在头上方盘旋，叫的声音好像是一种华丽的乐器；在他背后那片沼泽深处的陆地上，在被高高的泽草遮住视线的远方，北大街上的街车响着铃声，催促行人赶快让路。

这一边的城市里，穿水手服的小男孩忽然显得烦躁不安，开始从门廊跑动。他跟着脚踩在藤背摇椅的弓腿。像他这么大的孩子，四周的大人们往往意想不到他们会有这么多的聪明才智，所以也就不去理他们。小男孩每天都阅览报纸，眼下正关注着职业棒球运动员与一位科学家之间的一场论辩：科学家不承认有什么曲线球，说这仅是人的一种错觉。他觉得自己家中的生活不阻碍他到外边去走走看看。例如，他对于脱身术大师哈里·胡迪尼的事业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但是家里却一次也未曾带他去看这位大师的表演。说到出演杂耍剧，胡达尼可是杰出的演员。观众都是一些穷人——搬运夫、小贩、警察、儿童等。他的一生是异常荒谬的。他经常到边界各地旅游。接受人们加在他身上的各种各样的束缚，一次又一次地从这些束缚中挣脱出来。人们将他五花大绑绑在一张椅子上，他挣脱了。用铁链锁在一架梯子上，他摆脱了。用铁链把他的手脚锁起来，穿上特意为犯人和疯子所设计的束身衣，把他拴在柜子里，他又脱身了。他不仅能从银行的金库、钉死的圆桶、缝得紧紧的邮袋里脱身，也可以从锌皮作衬里的内勃钢琴音箱、巨型足球、马口铁锅炉、拉盖书桌以及香肠衣里面脱身。他的脱身术高深难测，因为他从不破坏、甚至好像也未打开过束缚他的器具。一把幕拉开，他就衣发凌乱而得意洋洋地站在原封未动、完好如初的容器边上，冲观众不停招手。他从一只灌满了水的密封牛奶桶内逃了出来，他曾经从一个密的大桶内逃出来，桶里满都是水。他甩掉了中国式的十字架刑具的禁锢，又轻易逃出了汉堡的反省院、英国的囚船还有波士顿的监狱。用铁链将他锁在汽车轮、水车、大炮上，他一样非常轻松地逃走了。带上脚镣手铐从桥上跃入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法国的塞纳河、英国的默西河，不一会儿他就浮上了水面向观众招手。不管是穿上束身衣倒挂在起重机、双翼飞机或高楼顶上，还是被锁在一件没氧气装备的潜水服里，绑上重物投入大海，他都脱身了。有一次，他被活埋在坟墓里跑不出来，要人解救了。人们慌忙把他挖了出来，只看见他面色苍白，只剩下一口气，指甲缝里流着血，眼上不停掉下泥土，一点都站不住了。他的助手见他这般景况，洗手不干了，但他却喘着气，咬着血，说：土太重了。大家把他收拾干净，送回了旅馆。离胡迪尼去世已经快半个世纪了，可是脱身表演的观众却越来越多。

小男孩站在门廊的尽处，眼睛看着纱窗上一只爬动的绿头苍



蝇：它的模样仿佛是从北大街向山上跑。苍蝇飞出去了。一辆汽车从北大街开上山来。将要到山顶时，他看到那是辆四十五马力的黑色波普——托莱多牌轻便型小汽车。他穿过门廊，跑到石阶上。汽车开过他家，吼叫一声便一下撞到路边一根电线杆上。小男孩冲进屋内，喊起楼上的父母亲，外祖父也被吵醒了。小男孩又跑回门廊。汽车上的车夫和一个乘客正站在街上注视着这辆汽车：大车轮，充气车胎，黑瓷漆的本轮辐，水箱前和挡泥板上安了黄铜的前灯和侧灯，双侧门，车内是繁复的装璜。汽车好像没有碰坏，穿一身制服的车夫打开引擎罩，一股白色蒸汽嘶嘶地直向上冒。

有几个人在自家的前院看热闹。但是，父亲理了理背心上的表链，走下台阶来到人行道上，想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可以搭一把手的。汽车的主人就是那个赫赫有名的脱身术大师哈里·胡迪尼。那天，他恰巧乘车经过韦斯切斯特，计划去购买产业。他被父亲邀到家里小坐，待水箱冷却之后再行路。他那谦逊、近乎平庸的举止令他们感到惊奇和诧异。看上去他充满了倦意；他在脱身艺术上的成就，引来了大批的竞争者，令他必须不断设计出更加奇绝的招数。胡迪尼个头不高但体格健壮，双手有力，背部和手臂上的肌肉把他那件满是皱褶的上衣绷得紧紧的；他那套花呢上衣做工考究，却不合时令，在摄氏三十多度的温度下未免太热了一点。他那鬃毛似的头发由中间分开，明亮的蓝眼珠不停地转动着。胡迪尼对于父亲和母亲都十分敬重，说到自己工作的时候却总不好意思。这使他们觉得很适合。小男孩目不转睛地注视着他。母亲买来了柠檬水送入客厅，胡达尼十分感激地喝着。客厅内窗户紧紧关着，挡开了室外的高温；窗上还有帆布逢遮荫，让室内凉快得多。胡达尼想把衬衫敞开一点。他的注意力被那些方正厚实的摆设所吸引：窗户上的帘子，深色的地毯，东方绸的靠垫，绿色的玻璃灯罩，还有那躺椅上的斑马皮。胡达尼的心思被父亲看透了，告诉他那斑马皮是他在非洲



一回狩猎中获得的纪念品。父亲是一位有名的业余探险家，曾经担任纽约探险家俱乐部主席，愿你得到上天的庇护吧。那时，再过几天他就要出发，举着俱乐部的旗帜，参与第三支彼利远征队去北极。您是说您要跟鼎鼎大名的彼利一道去北极探险？胡迪尼问道。但愿上帝保佑。父亲答道，接着就仰身靠在椅背上，燃着了一支雪茄。胡迪尼变得话多起来。他在客厅内踱来踱去，不断地讲述着自己经历的神奇故事。在欧洲到过的地方，可是北极！那可是非同一般的！能挑中您去，肯定您很厉害，他把目光移向母亲，说：把这个家打理得这样舒适、温暖或许是件不容易的事儿。他特别吸引人，母亲是个高个儿的金发女人，见到他微笑，便落下了眼帘。过了一会儿，胡迪尼用手边的东西给小男孩变了几套小戏法。要走了，全家人将他送到门口，父亲和外祖父紧紧拉住他的手，祝他一路平安。胡迪尼沿着枫树林底下的小径走出去，拾级而下，跑到大街上。车夫在那儿等候，汽车也已调过头停在路边。胡迪尼坐到车夫旁边，向大家招手。人们站在自己的院子里目送着。小男孩早已跟到大街上，站在汽车前边，瞪着闪亮的黄铜前灯里自己都变了样的巨大影像。胡迪尼忽然觉得这个小伙子十分清秀，如同他的妈妈一样长着一头金发，皮肤白皙，不过显得不很强壮。他侧身探出车门外，拉着他的手说道：孩子，再见！小男孩只是说了句：当心点儿，就跑开了。

二

6 胡迪尼的意外出现扰乱了母亲与父亲间的交欢之乐。母亲现在没有重荐枕席的意思。她躲入了花园。日子一天天过去，父亲出发的日子更加迫近了。他默默地盼望妻子给他一个义允的暗示。他清楚自己主动表示是会坏事的。他身体健壮，要求强烈，不过他感



激妻子不采取粗暴的态度对待他的需要。此时全家都在为他的出发做准备：打点行装，安排好他离家后需要照料的事务，还有处理庞杂的琐事。妈妈用手背撩开额前的一缕头发。家中的人都在为父亲可能碰到的危险忧虑，但谁都不会因此而阻拦他。或许正因为父亲时常远行的缘故，他们的婚姻好像反而显得十分美满了。父亲临行前夜，母亲失手把晚餐桌上的一只调羹碰到了地上，她的脸红了。等屋子里的人都睡熟后，父亲悄悄到了她的床前。现在他显得异常地庄重和殷勤。母亲闭上了眼睛，两手枕在耳后。汗水顺着父亲的下颌到了她的胸脯上，她吃了一惊，心想：虽然前边只有有灾难，但是我知道这些年毕竟是幸福的。

次日早上，大家都到新罗歇尔车站送行。企业里的许多同事也来送行，父亲的主要助手作了简单的演说，博得一阵掌声。开往纽约的火车在进站，五节深颜色的车厢由一架装有辐轮式载重车轮的鲍德温 4-4-0 型机车拉着。小男孩一动不动地盯着看一个手拿油壶的机修工检查黄铜驱动活塞。一只手轻轻地搭在他身上他感到。他转过身来，父亲微笑着握住了他的手。外祖父非要帮忙提箱子，被人劝住了。父亲。母亲的弟弟和脚夫一起将大皮箱抬上了车。父亲刚把他的妻弟提拔到公司里一个更重要的职位上，他捏着年轻人的手，嘱咐他遇事多用心。弟弟点了点头。母亲露出欣慰的微笑。她温柔地拥抱了丈夫，他爱怜地吻了她的脸颊。父亲站在最末一节车厢尾部的平台上，用他的平顶宽边草帽朝大家挥手告别，行过一个弯道后，火车缓慢地出发了。

第二天早上，彼利北极探险队的队员们与新闻界共同举行了香槟早餐会。紧接着，他们就登上那艘结实的“罗斯福”号，解缆起锚离开码头，直奔东河而去。消防艇接连向空中喷洒水雾，在旭日中变成一道道五彩斑斓的彩虹。客轮伴着浓重的汽笛声来来往往。不多久，“罗斯福”号驶入公海，这时父亲才意识到自己真是踏



上了旅途。他站在船栏边眺望，大海那让人敬畏的永恒的旋律渗入了他的骨髓。随后，“罗斯福”号迎面开来一艘邮轮，邮轮上挤满了海的另一方来的人们。父亲看着那油漆斑驳的硕大船体和船头激起的浪花，甲板上有数以千计头戴圆顶礼帽的男人和同样多裹着头巾的女人。轮船早已又破又旧，船上无数双深色的眼睛盯着他看，使这个平素十分坚毅的汉子心中猛地一沉，一种无法言说的绝望攫住了他。海面上刮起了风，掀起了阵阵波涛，连天空都变得很阴暗，大海开始咆哮，如同一块块花岗岩的石板、一层层岩板的滑坡，排山倒海一样地泻下来。父亲目不转睛地盯着那轮船的影子，直至它消失在地平线上。但是，搭乘那艘邮轮的旅客越来越多，因为移民们内心充满着对美国国旗的渴望。

三

大部分来美国的都是意大利人和东欧人。他们被装上汽艇带到了艾丽丝岛，并在岛上一个以红砖和灰石砌成、装饰奇异的人口货栈中经过淋浴，带上一张注明身份的卡片，随后被带到候检棚的长凳上。他们马上意识到移民局官员所掌有的巨大权力。只要是不会念的名字就被随意地改掉，拆散家庭，把那些年老体弱的、害眼病的还有看上去态度倨傲的像流氓的人送上海轮，遣送回家。他们的权力让人眼花缭乱。浓烈的乡愁涌上了移民们的心头。他们走上街头，最终消失在那些经济公寓里。纽约人鄙视他们，说他们不讲卫生，缺乏教养，身上满是鱼腥气和大蒜味，疮口早已化脓滴着鲜血；他们没有一点儿自尊心，为几个小钱什么都愿意做；他们偷窃，酗酒，强奸自己的女儿，为一点小利杀害自己的同胞。最为看不起他们的莫过于第二代的爱尔兰人，但是这些人自己的父辈却也犯过一样的罪。现在，他们的孩子却揪住犹太老头儿的胡须把他们打



倒在地，将意大利小贩的手推车掀翻。

收尸车一年四季都在大街小巷运走无人认领的弃尸。裹着头巾的老妇时常在深夜去陈尸所辨认自己的丈夫和儿子。生铁的台子上陈列着一具具尸体。每张桌子的边上都镶着水槽，下边有水管直通地上，排泄着桌子上方水龙头不断洒向尸体的水。死者的面部向上，对着水流，像死后仍然无法抑制住自己的泪水一般。

尽管如此，经济公寓里最终开始传出了练习钢琴的声音。他们开始将自己融入美国这个社会。他们开凿石头铺设道路，他们唱歌，说笑。这家人有妈妈、爸爸同系着短围裙的小姑娘，全都挤在一间屋子里，也全部都要干活儿。妈妈和小姑娘缝制短裤，从起床一直忙到睡觉，一打才只有七毛钱的收入。爸爸在街头摆摊糊口。日子很快过去，他们必须了解这个城市。一个星期天，他们异想天开地花一角二分钱买了三张街车票到北市逛麦迪逊大街和五号大街，去看高楼大厦。这些高楼大厦被它们的主人叫做宫殿。它们确实是宫殿，全都是斯坦福·怀特设计的。父亲有着坚定的马列主义信仰。看着这些宫殿，他心中忿忿不平。一家人因此加快了脚步。戴着高高的头盔的警察注视着他们。在这一带，路边的人行道宽阔而人迹稀少，但是警察讨厌看见移民走过。爸爸解释道，这是由于几年前匹兹堡有个移民曾经向钢铁业的巨头亨利·弗里克开枪行刺。

有人送来一封信，说法律规定小女孩也得上学。这个家庭顿时陷入了危机，他们将要入不敷出了。妈妈和爸爸无可奈何地将孩子送到学校，小姑娘入了学，每天开始读书。爸爸整日在街上踟躇在街头，不知该怎么办。他是个街头小贩，在路边从未找到一个能赚钱的位置。爸爸一走，妈妈就在窗前一叠裁好的布料边坐下，踩起了缝纫机。她是个灵巧的黑眼睛女人，棕色的头发从头部中间分开，在脖颈后边扎成一个髻。她一个人独处于家中时，老是轻声哼



着清脆动听的歌儿，她的歌没有歌词。一个下午，她带着做好的活来到斯坦顿大街一家货栈的楼上。主人将她请进办公室，细心地检查她的活计，高度评价了她的手工技巧。他把工钱全部付给她，额外多给了一块钱，说是因为她长得好看。他微笑着，用手去摸她的胸脯。母亲逃走了也拿走了那一块钱。第二次送活时，那人又摸了她的胸脯。她对爸爸说，她多做了活。她慢慢对于雇主的手习惯了。有一天，她欠下了两个星期的房租付不出，那次她只好任由那人在裁缝桌上强奸了她。他吻着她的脸，尝到了泪水的咸涩。

那时，一个叫雅各布·里斯的不知疲惫的报社记者和改革家写文章说，需要给穷人解决住房问题。住房拥挤不堪，没有卫生设备，满大街都是大粪发出的恶臭。轻微的伤风感冒或者皮疹都能够夺走儿童的性命，他们就在两张椅子临时搭起来的床上死去，就在地板上死掉。许多人相信污秽、饥饿和疾病是对移民道德低下的报应。可是里斯却相信通风管道。通风管道、阳光以及新鲜空气，能带给人健康。他各家去进行实地考察，爬上黑暗的楼梯，敲开一家又一家的门，用相机拍下许多穷困的家庭和他们的住处。他举起闪光灯，一头钻入蒙布，咔嚓一声，照片拍好了。他走之后，一家人保持着拍照的姿势，一动也不动。他们等候着生活发生变化，等待着自己的景况能够得到改善。里斯把曼哈顿地区少数民族的人口分布情况制成彩色地图。暗灰色代表着犹太人——这是他们所钟爱的颜色，里斯这样说。红色是肤色古铜的意大利人的标志。蓝色代表精明节俭的德国人。黑色是属于非洲人的。绿色则属于爱尔兰人。黄色属于如猫般整洁的中国人，被惹火之后的他们，性格也如同猫一般狡黠。芬兰人、阿拉伯人、希腊人等等，也都有各自的颜色，里斯大声说道，如同一条用大大小小的花布块缝成的花被，花被中蕴藏着不同的人种！

一大，里斯下定决心去采访有名的建筑师斯坦福·怀特。他想



询问怀特有没有设计过给下层贫苦人住的房屋，想听听怀特对公共住房，对通风，对采光的意见。他在码头上找到了正在察看进港的建筑装饰材料的怀特。里斯对于船舱中卸下的货物忍不住感到惊奇：有组成佛罗伦萨宫殿和雅典门廊全部正面的石块，而且石头上都带有编号；有油画。雕塑、壁毯、装入板条箱的雕漆顶篷、铺着瓷砖的西班牙庭院、大理石的喷水池、大理石楼梯和栏杆、镶木地板以及丝绸壁板，既有大炮、三角军旗、盔甲、弓管和其它古代武器有奢华的床、橱、轻便马车、长餐桌、餐具柜、大链琴、还有玻璃器皿、金银餐具、瓷器，以及整箱的教堂装饰、善本书籍、鼻烟壶等。怀特人长得很结实，红色的刷形短发已然开始变得灰白。他来回走动，用收起的雨伞拍打搬运工的后背。注意一点别弄坏了，傻瓜！他嚷道。里斯想向建筑师提问。关心的是穷人的住房问题，但是眼前呈现的却似乎是欧洲正在被拆分，古老的国度再次得到整顿，一种新的美学在欧洲艺术和建筑中产生。同时，他自己也是一个丹麦人。

那一天傍晚时分，怀特参加了麦迪逊广场屋顶花园内举行的《香槟小姐》首演晚会。那时正是六月初。在六月底一阵热浪袭击整个贫民区，几个月大的孩子们没能抵抗住一个连一个地死去了。经济公寓热得如同火炉一样，住户们没有水喝，就连楼梯底下的污水坑都是干的。父亲们发疯似的在街头奔走寻找冰块儿。民主党的坦慕尼协会大厅已被改革者拆毁，可是选区中善于钻营的人仍然垄断了冰的供给，把冰块的价格提到高得吓人的地步。人行道上摆满了枕头，很多人家睡在门廊和过道上。不断有马匹在街上倒下。卫生部门派出大车在城里四处拖运死马，可是效率非常低。死马在暑气中绽开了肚皮，露出了内脏，老鼠在其中窜入窜出。可从贫民窟的小巷里，透过晾在通风管道中间的无精打采的灰色衣服，飘出了煎鱼的气味。



四

让人晕沉沉地炎热的夏天里，被提名再度参加竞选的政客们邀请他们的追随者去乡间游玩。临近七月底，一名候选人领导了一次游行，直穿第四选区的街道。他往衬衫上别了一朵梔子花，乐队演奏着苏萨的一支进行曲，后边跟着的是他的候选资金赞助会的成员。整个队伍向河边开进，在那里登上了“大共和”号汽船，接着沿长岛海湾朝北驶过新罗歇尔，前往纽约州的拉伊市。不大的船上竟挤下了五千人，因为超载，汽船向右舷倾斜得非常厉害。烈日当空，乘客们挤上甲板，挤向船栏，拼命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海水如同玻璃一般。抵达莱埃后，队伍上岸继续游行到了餐厅。那儿一群系着白色长围裙的侍者端上了传统的烩鱼。午餐会以后，人们在乐台上发表了各自的演说。乐台上悬挂着爱国标识——这是父亲的公司提供的用金字写着候选人姓名的横幅。除此之外，每张桌上还摆放着金色旗杆的小国旗送给来宾。整个下午，慈善家协会的人喝光了一桶又一桶的啤酒，打棒球和掷马蹄铁，好让时间尽快地过去。草地上四处都有用礼帽遮住面孔打吨的人。黑夜来临，侍者又端上晚饭，军乐队奏起了乐曲。然后，活动中最后面是最令人兴奋的一项开始了：放烟火，由母亲的弟弟亲自来监督，他是特意为此而来的。他喜爱设计烟火，整个活动也惟有这件事情令他真正感兴趣。火箭筒轰响着升上漆黑的夜空，火树银花在海湾上尽情开放。一个硕大的火轮似乎在水面上翻腾。一幅女人的剪影，仿佛一个新的星座，在夜色的黑幕上闪耀。红色、白色和蓝色的烟花，好比流星一般坠落又向四方迸裂，如同炸弹一般向停泊在水中的老式汽船蔓延。人们高兴地跳着叫着。烟火燃尽，人们点燃火炬照亮通向码头的路。返回的老式汽船朝左舷倾斜，母亲的弟弟也在船上，他是起



航前最末一刻才轻轻跳上船的。他小心地跨过躺在甲板上睡着的人们，走到船头围栏旁，尽情感受着迎面吹来的带着水气的轻风。他仰目凝视夜空，脑中浮现出了伊芙琳的情影。

此刻，伊芙琳·内斯比特每天都在练习背诵她的证词，由于她丈夫枪杀斯坦福·怀特一案马上就要开审，她要出庭作证。她不但几乎一日不断地去狱中探望、应付关押在托姆斯市立监狱的索，还要对付索的好几个律师和自己的婆婆和母亲。她的婆婆是一个在匹兹堡孀居、生活奢侈的贵妇，一向鄙视自己儿子的妻子；她的母亲每天都梦想发财，可女儿在这方面却青出于蓝。新闻界注视着她的一举一动。她搬到一家小旅馆，舒适安详的生活才是她很向往的，竭力不去想斯坦福·怀特的面孔挨了枪弹之后是什么模样的。她在自己的房间里吃饭，背诵证词。要是她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早早上床睡觉，认定睡眠能够提高皮肤的弹性。她向裁缝订做了几套衣服。要为哈里·凯·索脱罪，最重要的是让陪审团相信：她讲给他听自己十五岁被人强暴的事之后，他一时精神错乱了。那时她给一个艺术家做模特儿，而且非常想当电影明星。斯坦福·怀特把她带到麦迪逊了场花园的塔楼上他的寓所里，为她斟了一杯香槟，杯中放了蒙药。早晨她醒来时，看见自己的大腿上被怀特涂上了一层男子汉的精华，像新酿的花蜜一样闪着美丽的光芒。

然而要使陪审团相信哈里·凯·索仅仅是由于听了那段故事才变得精神错乱无疑是困难的。他是个暴躁的人，一生中在饭店里招惹许多是非，还爱开着车在人行道上乱闯。他是个死不要命的人物，曾一次喝下整整一瓶鸦片酊。有一只银盒他总是带在身上，里边放着注射器，时常在自己身上注射什么药水。他有一个奇怪习惯，就是经常攥紧拳头敲打自己的太阳穴。他专横跋扈，占有欲强烈，嫉妒成性。结婚之前，他用计想让伊芙琳在一份证词上签字，控告斯坦福·怀特曾殴打过她。伊芙琳拒绝了，还把他的计划讲给怀



特知道。哈里第二步就是带她去欧洲,这样能够独自占有她而不用再担心怀特是否会来同他平分秋色。伊芙琳的母亲作为监护人当然也一道前往。他们上了“塞西尔公主”号。轮船抵达南安普顿时,哈里用钱将老太太打发回家,和伊芙琳两人到了欧洲。他们最后来到奥地利一座他先前租下的叫施劳斯·卡赞施坦的山间古堡。在古堡的第一夜他就强行脱下了她的睡袍,把她扔到床上,用一根打狗鞭使劲抽她的屁股以及大腿。她的尖叫声响彻了整个走廊和石楼天井。数不清的鞭痕毁坏了伊芙琳的细皮嫩肉。她叫喊,抽噎了一整夜。第二日早上哈里又来到她的房间,这一次拿的是一条磨剃刀的皮带。这些使得伊芙琳几个礼拜都爬不起来床。在她养伤这段时间里,他给她拿来了黑森林和奥地利境内阿尔卑斯山风光的幻灯片。睡觉时他变得十分体贴,小心翼翼地以免碰到她的伤处。可她还是认定他们之间的关系已经背离了原来的默契。她坚持提出回到家中,而且独自一人乘“卡玛尼亚”号返回美国。此时她母亲早已一个人回到家里了。伊芙琳一到纽约就去见斯坦福·怀特,将自己悲惨的同居生活将他诉说。然后她给他看右腿内侧的伤痕。哎呀,哎呀,斯坦福·怀特叫着,轻吻了那伤痕。她又给他看左臀部股沟边上的一小块黄紫色伤痕。太可怕,斯坦福·怀特说。又亲了那个地方。第二天一早,他让她去找一位律师准备一份有关古堡事件的证词,伊芙琳在上边签了字。亲爱的,怀特开心地笑着说,现在哈里一回家你就给他看这个。她按照他说的干了。哈里·凯·索看了证词,脸色苍白,立刻跪下要求她嫁给自己。她仅是参加过合唱队,可她比任何烟花女都有骨气。

14 现在,哈里锒铛入狱,谁都可以来参观。他关在杀人犯的牢房里,在如同洞穴的托姆斯监狱的顶层。每日傍晚狱卒给他带来报纸,使他能够看到他所钟爱的匹兹堡国民队及其球星豪纳斯·瓦格纳的消息。他常常在看完球赛消息以后才开始看有关他本人的



报道。他把每一张都仔仔细细地读完——《世界报》、《论坛报》、《时报》、《晚邮报》、《新闻报》还有《先驱报》。看完一份，他就把它叠好，站到铁窗前边，使劲地把它扔到回廊的铁栏外去。报纸在空中张开，扯碎，飘飘扬扬地沿着六层牢区中央的天井或楼梯落到地上。他的举动让狱卒看得出神。他们几乎很难遇到如同他这一阶层的囚犯。那里的饭菜不合他的口味，因此他们就从德尔蒙尼哥餐馆给他带饭。他爱干净，因此他们就把他的仆人每天早晨送到监狱门口的换洗衣物传递给他。他讨厌黑人，因此他们就尤其注意不让黑人囚犯关押在他周围的牢房。索并未忘记狱卒们的好意，并以粗鲁但无懈可击的方式表示谢意：他把一张张二十元的钞票揉成一团扔在脚下，待他们弯下腰捡钱时便骂他们是蠢猪。狱卒们一个个都很高兴。下岗走出监狱大门时还会碰到记者们打探消息。每日下午，穿着高领衬衫和亚麻布褶裙、显得干净利落的伊芙琳前来探监。每当此时夫妻俩能够在连结监狱和刑事法庭大楼、称作“叹息桥”的一条狭窄的铁板过道上来回散步。索走路迈着小八字，一颠一簸，像是大脑神经受过伤害似的。那如同维多利亚时代搞同性恋的变童一般长着一张夸张的大嘴和一双娃娃眼睛。有时狱卒们看见他发狂地做着手势而伊芙琳则站着低头默默不语，宽边帽低低的让人无法看清他的脸。有时他要求使用探视室。守在探视室门外边的狱卒说他曾经透过监视孔看到索时而握着伊芙琳的手痛哭、时而来回踱步，拿拳敲打自己的太阳穴，可她则盯着铁窗外边。

伊芙琳对等在监狱外的记者说，她丈夫哈里·凯·索是没有罪的。审理之后会证明他是无辜的，有一回她这么说着坐上了她那让人敬畏的婆婆提供的双座电动汽车。车夫关上车门以后，她独自一人忍不住潸然泪下。哈里是不是有罪只有她最清楚。她答应替他作证是由于他答应给她二十万元钱。但她离婚的赡养费将会更高得多。她拿手轻轻地摩擦着身下的垫子。眼泪干了，一种苦涩的兴